

<p>參賽類別</p>	<p><input type="checkbox"/>小說組     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散文組     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新詩組</p>
<p>作品名稱</p>	<p>聽說</p>
<p>在我的認知裡，言語是人與人溝通的媒介，亦是熟絡彼此的催化劑。</p> <p>人們操縱語言的各種形式傳達意圖，期待對方接收隻字片語後理解所囑。說話的藝術在於如何善用措辭並引起談話者的共鳴，延續交流中的和諧氛圍，以擴充無垠的話題，進而拉近彼此間的距離。對我而言，「聽說」二字最能開啟包羅萬象的話匣子，沒有確定性的語句往往引人揣測，朦朧地誘發他人進一步探求—相關的所有。</p> <p>「聽說學校附近新開的咖啡廳很不錯耶，尤其他的奶蓋系列和千層蛋糕是人氣商品喔。」明明自己沒試過也不曾經過的店家，藉由蒐集耳聞傳言及彙整網路評價，使用不曉得「聽」誰「說」的結論，即獲得對方一句「真的嗎，那我們一起去吃！」還有在這之後助長的深厚友誼。</p> <p>「聽說抓 100 架飛機後，願望就會實現喔！」顯然缺乏實驗根據卻承載著神祕感的使命，我竟在不知不覺中達成這項莫名的任務。也許正是未經佐證，才會抱著寧可信其有的心態姑且一試，不時昂首望蒼穹，盼有飛機映入眼簾。畢竟是「聽說」，允許自己滿懷期待，也不需畏懼失敗而備受傷害。</p> <p>「聽說系隊 X 號上禮拜剛分手，今天竟然被看到他載另一個女生欸。」縱使暗地談論他人是非不妥當，好奇心終究擊垮道德，唆使自己追問後續發展。別人的故事點綴了自己一成不變的平凡生活，期待下回分曉又或者迫不及待與人分享我的「聽說」已成了茶餘飯後。</p> <p>舉些例子說明聽說二字在自己的生活中曾帶來的影響，像是提供模糊的資訊讓對方有興趣驗證；像是接收神秘的任務使自己不由自主的執行；又像是聽聞機密的信息增添生活趣味。那些不明來自何方的聽說，都成了我們輸入後輸出的一下一個聽說。拆解之成分，得到兩個不可或缺的元素—「聽」，接著「說」。</p> <p>聽與說著實扮演了重要角色，在日常中。一個人發送語言訊息後，必須得到接收者給予的回饋，才足以構成溝通系統。上大學後，系上的專業科目總是強調著溝通的重要性，雖然只包含幾個簡單要素，開啟對話看似簡單，實為棘手的課題。語調、面部表情、肢體動作等主宰說話者的心境，對方回覆的語句長度和內容間接操縱聊天室的終點。一般表面上的對答固然沒有破綻，深層的含義卻似永遠尋不著答案的無盡黑洞。否則，我們為何總是在對話結束後，仍反覆思考著：「我這樣講，不知道他會怎麼想？」「他剛剛那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啦！」「早知道就不說這麼多了。」</p> <p>今年初開始在聽覺輔具公司打工實習。會前往門市尋求協助的客人大部分患有聽力損失，他們因為聽不清楚而困擾，進而飽受無法參與話題的煎熬。在公司裡，一面觀摩學長姐和客人的互動技巧，一面紀錄著客人和其家人的主訴。家人多半抱怨電視太大聲、電話不接、問話不答，導致心情欠佳便不願理睬；聽損客人則往往表示自己被孤立，錯過資訊、無緣被斥責，時常摸不著頭緒便選擇在家保持緘默。通常，雙方提出立場後的當下少不了辯駁或爭吵，每每從旁看到這樣的景象都不禁感嘆，沒有誰是誰非的事件，竟因為太</p>	

多簡單卻容易忽略的「聽」和「說」之間的誤會，演變成家庭革命。

其中印象深刻的一次，有位伯伯以做助聽器的除濕清潔之由，順勢在門市待上了幾個鐘頭。當時以為他還有使用上的疑問或欲進行聽力檢查，僅身為工讀生的我看見學長姐正忙著服務其他組客人卻無能為力，只好請伯伯稍等並且抱歉自己幫不上忙。「沒關係，我只是想在這這裡待著。」伯伯和藹的笑著。我能看見他眯著的雙眸裡的惆悵。黯然的目光追隨著其他組客人，像是找尋擁有同樣境遇的知己般，證實自己並不孤寂，彷彿這麼做便能填補內心的空洞。

「伯伯，今天怎麼過來的呀？」我湊到他的耳邊，一字一句緩緩地說，想和他聊幾句，分擔他的孤獨。「當是嘛係走路阿！我就住在附近而已，很方便！每次來都經過那個市場……」像個小孩般，伯伯滔滔不絕分享所見的一切。「我少年的時候啊，這片地是一座很大的公園，厝邊的人都作伙在這裡玩餒……」伯伯又是鉅細靡遺的刻畫了他一段段童年往事，「年輕人，你們會這樣玩嗎？」也許是自知台語講得不甚流利，又或許是聽得太起勁，一時之間的語塞讓我選擇笑而不答。

「免回答沒關係！有人願意聽我說話，就很滿足了。」

望著伯伯步履蹣跚離開門市，佝僂身影隨著他走遠，眼眶的淚在不知不覺中模糊了我的視線。想著適才的對話，明明自己什麼都沒表態，無意間卻帶給對方莫大的安慰和鼓勵。開口說話原本是再容易不過的事，伯伯卻因毛細胞毀損、聽神經衰退而自卑，及面對他人的不耐煩而畏怯，龐大的心理壓力無情地將他的開朗性格轉為封閉。「口說耳聽」是溝通的一般型式，大部分的人早習以為常，於是只要對話者存在說話或聽覺上的異常，往往敬而遠之的現象。然而，我們都被牢牢鎖在既有的框架裡，忽略了其實身為聊天室的主導者，既擁有駕馭聽與說模式的權力，亦能支配聽與說的比例。放慢語速、誇大嘴型、肢體動作輔助、甚至筆談是之於聽損者的體貼；落實表情回饋、誠懇眼神、長時間陪伴是傾聽者的典範。適時讓渴望發聲的人及時表達；不擅長說話者便退一步洗耳恭聽。我不禁捫心自問，什麼樣子的溝通，足以兼具效率與和平？

曾經擔任學校手語社社團幹部。指導老師是聾人；師母是聽人，同時身為手語翻譯員。社團課期間，每每看著老師和師母打著手語，口語化為肢體動作及視覺取代聽覺的對談協調的恰如其分。社員在一旁欣賞手語之美，讚嘆之餘，卻不禁懷疑老師和師母日常溝通也是如此和諧而沒有隔閡？師母表示其實仍有無奈之處，好比老師在浴室忘了拿換洗衣物，遠遠大叫一聲欲呼喚她上前幫忙，抵達門口後看懂老師比劃所求再額外跑一趟取其所需。師母常為了明明是對方有求於人，卻總是自己在迎合奉承而歇斯底里，在氣消之後恢復了清楚另一伴有聽不見之苦衷的理智，自我調侃著「還好沒聽見我偷偷罵他」。聾人老師也提及當師母和小孩用口語溝通時，自己猶如外人般被隔絕，縱使難受也會咬牙忍耐。「她平常已經夠體貼我了，我可不能因為這點小事跟她鬧脾氣」，這句話是以老師生動表情和手語為主，師母專業的翻譯為輔歸納出的結論。

我明白了。溝通的效率並非取決於使用的語言種類或交談的對象，而是以什麼心態看待及回覆對方。母語截然不同的兩人，能用體恤和尊重化解對談上所有羈絆，安穩地攜手度過餘生漫漫。不奢望話語流利快速，不渴求內容豐富繁雜，設身處地的談話，過程愉悅而沒有誰心存芥蒂便足夠。上述皆以溝通系統的一方處於劣勢為例，然而聽與說的學問諸

一般人亦是艱難，哪怕是包含聽、說異常的溝通都能破除桎梏，凡人何嘗不能轉化內在，讓佇立在蜿蜒話題上之絆腳石一一迎刃而解？

然而，普遍現代人缺乏一來一往當面溝通的本事，這大抵是日新月異的科技所致。時下年輕人習慣從網路接收大量資訊，對於無涯學海，往往是蒐集四方資料後百般咀嚼，一段時間後方吐露嘔心瀝血的見解；對於社會輿論，則是瀏覽一篇又一篇的報導，在獨立思考進而表達看法之前，殊不知大量富有主觀想法的文章下方留言，已被悄悄嵌入腦海並主宰我們的思維。即便因此習得忍耐，數不盡的怨言經不斷反芻終究吐不出，阻撓我們反映當下最真切的感受；縱使領略彙整的訣竅，拾人牙慧的觀點總是以匿名帳號在網路上闡述，公開場合上欲肆無忌憚抨擊不順耳的街談巷議卻難以啟齒。太多話語能駕輕就熟地在網路上信手發送，不過正當要開門見山的和談話者切入主題，不免一面察言觀色，一面試圖解讀思緒，苦惱一番後仍因猜不透對方而自始至終開不了口。網路聊天打了又刪，收回後再補的模式已成性，然而面對面聊天時碰上對方突如其來的提問，我們深怕直接的答覆過於極端或膚淺，無意的自我防備使回應字數漸減、立場趨於客觀，充盈著距離感的對話最終煙消雲散。

有些對答激進過頭，有些交談逾分保守。聽與說的學問須不停琢磨，溝通的準繩咎由雙方拉扯，有朝一日，我們能透徹其精髓，找到語言的平衡點。

微風徐徐，仰望繁星熠熠，盡收眼底是愜意夜晚的旖旎。我欲向身旁的朋友分享當下感受，卻深怕打攪他目不轉睛的專注，於是縮回原本要輕戳她的指尖；過了一會兒，隱約察覺到好友的欲言又止，輕輕拂掠耳畔的晚風揉合了她似有似無的囁嚅。隔了好一陣子的恬靜，我們不約而同地相視而笑：「太—美了吧！」，默契使然。面對異口同聲的契合好友，還需要互相猜忌？恐怕是我們都多慮了，或者是過分在乎促使的自我壓抑。

放下包袱，不許踟躕。

嘿，所有「聽說」，我都樂意聽你說，也請你敞開心扉聽我說。